

あかりの湖畔

灯之湖畔

Aoyama Nanae

青山七恵

陈碧——译

著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灯之湖畔

あかりの湖畔

青山七惠 著

陈岩 译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灯之湖畔/(日) 青山七惠著;陈岩译. —上海:

上海译文出版社,2016.1

(青山七惠作品系列)

ISBN 978-7-5327-7007-6

I. ①灯… II. ①青… ②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日

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136449 号

AKARI NO KOHAN

Copyright © 2011 by Nanae AOYAMA

All rights reserved.

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11 by CHUOKORON-SHINSHA, INC., Tokyo.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CHUOKORON-SHINSHA, INC., Japan

Through Japan Foreign-Rights Centre/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.

图字: 09-2013-497 号

灯之湖畔
あかりの湖畔

[日] 青山七惠 著
陈岩 译

出版统筹 赵武平
责任编辑 刘 玮
装帧设计 尚燕平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

网址: www.yiwen.com.cn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建 193 号 www.ewen.co

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0 插页 5 字数 129,000

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7-7007-6/I·4243

定价: 42.00 元

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,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。
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。T: 0571-85155604

目 录

三姐妹	1
星期四的习惯	34
生日派对	61
相亲	93
遥远的海滩	125
硫磺气味的丝线	155
再见	183
滑冰教室	208
信的去向	241
歌声	272

三姐妹

一个初夏的下午，晴空万里。

每当有风吹过，驻留在树木叶子上的阳光就滴落到人行道上。湖水把小小的太阳浮在水面，似乎生怕弄乱它的形状，只是轻轻地摇动着。小船码头伸到湖水中，如果抓住码头的一端倾斜湖面，积蓄充分阳光的湖水好像会把人行道和稀稀落落的房屋统统冲走。

灯子打开吧台上的冰柜，发现柠檬没有了。柠檬可以切成薄薄的柠檬片，放在凉红茶里。

餐厅里，一对青年男女正等着饮料。女客把摘下的帽子放到餐桌上代替枕头，脸颊紧紧地贴在上面，透过玻璃门望着闪光的湖水。

灯子退回到厨房，关上与餐厅连接的门。她站在楼梯下面，朝在二楼的妹妹喊道：

“阿悠！帮帮忙好吗？”

过了一会儿，她又喊了一遍，没有回答。从楼梯上方尽头的窗户照进乳白色的阳光，下午四边形的光影，照亮楼梯。在那里，阳光似乎形成了一扇门，温柔地挡住了下面的声音。

灯子只好开始上楼梯，就在这时，传来一声懒洋洋的“唉”，穿着睡衣的阿悠终于从开着的门后露出了脸。

“在睡觉？”

“嗯，刚起来。”

“我到隔壁去一下，帮我看着下面。”

“去做什么呀？”

“柠檬没有了，我去拿。”

“柠檬？”

阿悠揉着眼睛，踏着之字步从楼梯走下来。楼梯板已经陈旧，她特意避开那些踩下去会发出响声的地方。

“哎呀！你这个样子不行。快换衣服再下来。”

“芳子姑姑没来啊？”

阿悠的法兰绒睡衣上面罩着一件红色的旧对襟毛衣。二楼的卧室不见阳光，即使这个季节也是终日寒冷。阿悠身上的对襟毛衣到处起毛球，表面凹凸不平，使她本来纤瘦的身体显得有些臃肿。

“说今天下山，不在。你快换衣服，我马上回来。”

“知道了。我穿上衣服马上下去。”

妹妹踏着楼梯返回二楼，灯子目送她那灵巧的背影，摘下围裙，挂到楼梯下面墙壁的钉子上。

围裙旁边，挂着一件三姐妹从入冬开始一直共用至上周梅雨结束的羽绒服。漫长的冬季过去，路旁坚硬的积雪融化之时，灯子本来想把羽绒服送去干洗，然后收藏起

来，但是怕冷的阿悠不同意，所以一直挂在那里。

山上的气候小心得很，天稍微一阴，它立即把刚出生的春天像袋鼠的孩子那样藏进树木的口袋里。而当腰腿渐渐结实的春天从树林中爬出时，梅雨又开始了。梅雨期间，湖面被染成灰色，那令木结构房屋吱嘎作响的潮气和每天可怜地穿着湿鞋的滋味，让全家人苦不堪言。

不光是阿悠，灯子和最小的花映也难耐早晚的寒冷，不时穿起了羽绒服。

现在，梅雨终于结束，夏天即将到来。

灯子摸着羽绒服的表面，心想这回可一定得送去干洗，她检查了一遍衣服口袋。忽然，她的目光被吸引到袖口上，上面粘着一小片近似透明的、薄薄的白色羽毛。是衣服什么地方破了吗？灯子捏起羽毛放到亮处看。看了一会，她为在冬季外出时穿的衣服里竟有真正鸟的羽毛而感到奇妙。这片羽毛曾在多么遥远的水面漂浮着啊！它曾呼吸到了多么遥远处的空气啊……

灯子站在楼梯下窄窄的暗影中，心中感到有些黯然，她松开捏着羽毛的手指。

羽毛画着椭圆形的轨迹，慢慢地落到水泥地上。

灯子出了厨房的后门。

她一踏上湖畔的散步道，弥漫着的色彩热浪便一下子扑向她眼睛的深处。

落在湖面上的太阳光，在水上蹦跳，以无数的细小的刺球状跃动着。湖面不结冰时，这倒算不上什么奇特的景色。但在雨停之后这样满眼浓绿的季节里，灯子却感到似乎从中听到了音乐。大口吸入一口气，她觉得肺里好像有染成绿色的细碎的音符绽裂，流畅的旋律向体内扩散。灯子一边收集着浮在湖面上光的刺壳，一边把视线移向远处，远处的水呈暗色。对岸的山，几乎呈左右对称的形状清晰地映入湖水。她的目光越过水上微微摇曳的山棱线登上陆地，抚过暄厚的绿色移向山顶，只见树木的缝隙中露出黄色的索道。

淳次现在在山上的车站，还是山下的车站呢？

想到在索道站工作的幼时同伴，在眩目阳光中的灯子心绪平静了下来。可是，餐厅里的客人在等着柠檬茶。她带着小跑，奔向邻家的松野屋。说是邻居，其实两家中间有近百米的距离。

“对不起！”

灯子拉开松野屋的玻璃门，只见在显像管电视前，一个老婆婆正在吸烟。

“啊，是灯子啊！”

她露出所剩无几的细碎牙齿，轻轻地吐出白色的烟。似乎是长年的烟雾浓缩后附着在头上，烟与她的白发和谐地溶为一色。

“泷婆婆，打扰您休息了。店里有柠檬吗？我们那儿用

光了。”

“你们呢，可是说没就没啊！”

“有些大意了。”

“好啦好啦，我记得有，是和夫昨天买回来的。”

阿泷把香烟放到烟灰缸里，吃力地站起身来。

“和夫好吗？”

和夫是阿泷四个儿子中不知排行第几的一个。儿子们都各自生活，只有唯一没成家的和夫每周一次到山上探望老妈妈。

“和夫好哇。倒是你们三人，该下决心了吧。到底谁嫁给和夫啊？”

灯子笑了。她今年二十六岁，而和夫已近五十。从灯子上中学至今，阿泷只要碰到邻居三姐妹中的一个，都要这么说。

在阿泷去厨房期间，灯子看着餐厅墙上贴着的菜单和湖里产鱼的分布表。所有的纸都已发黄，长年的潮气使得上面泛起细细的褶皱，两头翘了起来。这些似乎真实地记录着老婆婆几十年的生活。灯子用指尖轻轻地把翘起的纸按到墙上。

一阵风吹来，玻璃拉门嘎哒嘎哒作响。外面人行道上的光影，不断在地面上作出复杂的几何图形，还没等人记清，旋即变成另一种样子。

终于，阿泷手捧两个大个儿的柠檬回来了。

“有两个，你要哪个？”

“哪个都可以。”

“要由灯子挑啊！我已经把你的命运寄托到柠檬上了。你要是选对了，从今天开始命运就会发生变化。要是选不对，就会还和以前一样。快，挑一个吧！”

“我的，命运……”

灯子看了看满是褶皱的手攥着的柠檬。

阿泷很早以前就喜欢占卜，她把自学来的看手相及用扑克牌算命的知识搅在一起，常半开玩笑地给客人算命。她那故弄玄虚的表情与风采颇似行家里手，不吉利的事情也不掩饰，既令一些客人感到不快，又令一些客人感到有趣。

“那么，泷婆婆知道吉利的柠檬是哪个了？”

“好啦好啦，别问了。你就选吧！”

灯子从送到她面前的两个柠檬中选了两头歪歪扭扭的一个。

“好啊！灯子的命运从今天起就要变了啊！”

“真的吗？怎么变？”

“那就在你平时的努力了。总之，每天都要认真地工作啊。”

灯子不由得想笑，但她忍住了。她努力装出一副认真的表情，应付着回答说“知道了”。

“柠檬可得还啊！”

“当然了。说不定明天就还。”

灯子向阿泷致谢后，把柠檬放进裙子口袋里。老婆婆又坐到电视机前，把刚才抽的烟头叼在嘴上。

“命运，要改变……”灯子一边用手摸着凉柠檬，一边跑着往回赶。

指尖触到柠檬细小的凹凸感到很舒服，每当脚底的震动传到那里，似乎都感到有一种清新的香气升起。虽然明知道阿泷对自己说的话不过是为了解闷儿，但灯子还是一边跑一边重复着“命运要改变”这句话。

肯定是天气的原因。这么晴朗的天气，就变得容易相信那种话了……进入饭店前，灯子从口袋里取出柠檬，把夏天的空气和柠檬的香气一起深深地吸入胸中。

回到屋里一看，说好看吧台的悠子不在，两位等得不耐烦的客人正对着睡在藤笼中的小猫阿咪拍照。

灯子急忙把柠檬切成薄片，放入加冰的红茶中，然后端给客人。

“对不起。让你们久等了。”

灯子低头致歉。那位女客笑着说：

“没什么。我们在这一带好一顿走，都累得不行了。”

说着，她把吸管放在口中，一口气喝下半杯红茶。灯子擦了擦额头上的汗，问道：

“你们绕湖走了一圈吗？”

“是的，天气好，走着走着就不想停下了。慢悠悠地走，竟然用了快两个小时。人少，很安静，蛮舒服的。”

“今天天气是好……从梅雨结束后，今天是第一个好天。休息日这一带也会热闹一些，像今天这样非休息日……一般都是在下面洗完温泉就回去了。”

看我说的对吧？女客向男客皱起眉。

“洗温泉了吗？”

“是的，洗了。洗完温泉他说要看湖，就特意上来了。本来从温泉出来挺凉快的，结果又出了一身汗。”

“我不是以为山上能凉快一些吗。”

男客用吸管搅动着杯子里的冰说道。女客也用吸管头戳着柠檬搅动着，同样发出清凉的声音。

“但是，还是来对了。没什么人，湖水很干净，我喜欢上这儿了。”

“你们今天是从哪……”

没等灯子问完，男客回答说：“从东京来的。”女客仍然用吸管头一下一下地捣着柠檬。过了一会，男客又开了口：

“这里虽然冷清些，但却别有一番氛围。可是，也不容易吧。”

以前不知从多少游客脸上看到的表情，今天又出现在眼前男客的脸上。“是啊……”灯子一如既往不置可否地回答道。

“哎，公共汽车马上要来了！”

女客望着挂在墙上的时钟，摇着男客的胳膊。

买单之后，两人默默地走出店门。灯子开始收拾杯子，她仔细地擦掉桌子上的水珠，然后走上二楼。

“阿悠，你在做什么？我不是说过让你到下面看店吗？”

灯子的话音刚落，房间里传出慌张的“啊”的一声，接着又传来踢开被褥的声音。灯子打开拉门一看，只见阿悠仍然穿着睡衣，正盘腿坐在被子上。

“你睡觉了？”

“对不起。本来想再躺十秒钟，没想到……”

“唉，你可真是的。要是出什么事儿，那可就晚了。”

“能有什么事儿？”

阿悠端坐着，用手心搓着脸颊。她的那头短发，不听话地四下乱翘着。妹妹的脸庞轮廓清晰且布满雀斑，在某个角度看起来就像个西洋男孩。灯子常常会从她脸上看到母亲的面影。记忆中的母亲是一个身材高挑的美人，她总是穿戴得整整齐齐，一头长发整齐地盘在脑后。尽管如此，眼前这个酷似男孩儿的妹妹，不知为何总是勾起灯子对母亲的回忆。

尽管灯子常常觉得三姐妹中阿悠最像母亲，但她的想法却一次也没有说出口。

阿悠睡眼朦胧，看样子一时半会儿不想起身。低头望

着妹妹，灯子的火气已消，她在榻榻米上坐了下来。

“阿悠，刚才松野屋的泷婆婆，给了我柠檬呢。”

“啊，婆婆好吗？”

“嗯，很好。她似乎还在等着我们姐妹中的哪一个嫁过去呢。”

“真的？她想等到什么时候呀？”

“还有呀，她让我在两个柠檬中挑一个。挑中的话，我的命运就会改变……”

“哦？那么，姐姐你挑中了改变命运的柠檬吗？”

“嗯，好像是。她说我的命运将要改变。”

“不可能！”

阿悠说着又躺到被子上。

“那个婆婆，以前也对我说过同样的话啊。那只不过是她教育我们要好好地面对人生吧？”

“教育，只是对阿悠……”

姐妹俩的笑声无比相似，响彻狭窄的寝室。阿悠一面笑一面打了个长长的哈欠。她的胳膊从被褥中伸出，似乎要把墙壁刺破，灯子下意识地抓住妹妹的睡衣下摆。

“对了，我周末要和隆史去一趟东京。”

“东京？”

一听到东京，灯子忽然想起刚才那两个不停地捣着柠檬的客人。

“去东京做什么呢？”

“该找个落脚的地方了。不抓紧的话，就没有合适的房间了。而且，隆史也想去看看那里的亲戚。”

“是吗……”

“姐姐，你是不是感到孤单了？”

灯子脸上浮现出一种奇妙的惊讶表情，似乎忽然见到本来不应该见到的人。

“怎么了？”

阿悠戳了一下姐姐的膝盖。灯子随即恢复了平时的平静，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站起身说了声“快换衣服吧”，然后走出房间。

此时，向姐姐提问的阿悠反倒有了种孤单的感觉，她用脚把缠绕在一起的毛巾被拨到身旁，一下子钻了进去。

灯子在厨房检查了库存之后，坐在空荡荡的餐厅的椅子上，打开电视机的开关。独自待在摆放着六张四人座桌子的餐厅里，假如不弄出些声音的话，随着温度的降低，会使人感到仿佛置身于冰箱中。

电视里正播放着保险公司的广告。身着相同服装的一家人出现后，各种数字、文字也接连出现，呼吁拨打客服中心电话的画外音刚一结束，洗衣液的广告又开始了。绿草如茵的宽敞院落内，晾晒着数十件雪白的T恤以及毛巾，一个系着围裙的女人边唱边跳地在衣物中穿行。

眼睛追着女人的身影，灯子把身体靠在包着塑料膜的

硬椅背上。

假如就像泷婆婆所说的那样，命运发生变化……就在这个广告中出现的地点，开始崭新的人生如何呢？宽阔，没有山峰、湖泊的一个温暖的地方……灯子正了正身体，坐在椅子上开始思考她那崭新的生活。然而，在衣物中间舞跳穿行的自己的身影，她总是有些想象不出。

外面传来尖锐的自行车刹车声，戳破了灯子脑中将要成形的画面。接下来，餐厅入口的拉门一下子被拉开，灯子的表弟俊介走了进来。

“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”

俊介把斜挎在肩上的书包扔到桌子上，在脚垫上使劲儿地蹭着鞋底。本来绿色的脚垫上写着店名“小憩之处·风弓亭”，但多年来被数不清的鞋底踩踏，如今已看不清任何文字。

“你这店里可真热啊！”

俊介噔的一声坐到灯子旁边。他用手当扇子，不停地对脸扇着风，然而，他能感到的只是店内热乎乎的空气而已。

“都热成这样啦？想喝点儿什么？”

“热死啦！我是急忙赶来的。给我一杯水。”

“对不起，让你替姑姑来……可是，你也不必这么着急呀。”

“就因为妈妈唠唠叨叨地让我可别迟到，她说你一个

人看店怪可怜的。”

“姑姑回来了吗？”

“没，还没有。”

“是吗。”

俊介没再说话，自己进入吧台，打开龙头接了一杯水。他把水一口气喝干，又接满一杯，这才回到灯子旁边坐下。俊介是灯子姐妹的表弟，与小妹妹花映同岁，是个高中生，灯子一直把他当作亲弟弟来看待。最近几年，俊介开始长个子了，如今比灯子还要高一个头，但是他的脸上还像以前那样带着几分稚气，性格也有些孩子气。

“喂！听妈妈说，下个月要给花映举办生日派对？”

“是啊。阿俊也来对吧？”

俊介略显迟疑地歪着脑袋，把酱油壶、牙签盒从餐桌上的托盘中取出摆成一行。

“一定要来呀。”

灯子说完，内心又将要进入那被打断的幻想世界。然而，俊介开口了。

“生日派对，也太频繁了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灯子的精神又回到了餐桌上。

“我说她已经是高中生了呀，还每次让大家聚在一起举行生日派对。”

“这也没什么。女孩子嘛……”